

海潮

文艺

2024年8月27日

星期二

责任编辑：庄利毅

版式设计：汪菲菲

05

秋树

□季一梅

秋树，在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们常常因为找不到时间的参照物而不知时光的流逝。人的成长太慢，生活太过重复，反而是故事里的树木承担了记忆里的风铃。它们的颜色变化，也宣告了季节的变化。

无所事事的时候，我就会骑着自行车去看看村里的树，它们在江边站成一排，随时随地欢迎着小孩子去观望看望它们。它们也堆积了如山的话想要脱口而出，倾诉衷肠。村里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的绿植呢？树有各式各样的品种，有的好看，有的不好看，有的高，有的矮，有的叶子多而厚，有的叶子少而薄，有的结果子，有的不结果子，有的我知道名字，有的我不知道名字。有的能遮挡阳光，有的不能。从人的视角来看的话，有的有欣赏价值，有的有实用价值，有的或许有生活价值，但是，光光从树本身来说的话，它的生命个体本身就是价值，可以不好看，可以不好用，可以不好吃，可以不好闻，光是长在那里就好了。长在那里，立在那里，有的叶子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，像是刚刚染了发，有的叶子橙红橙红的，像是跌了一跤，肿了一个红包，有的只是最上面一部分有叶子，像是弄了一个旺仔头。不需要世俗的意义，存在本身就是意义，真好！让人看了心生愉悦，是它们仁慈赠送的意义，让人看了引发联想和思考，是它们慷慨赠送的意义。

银杏树已呈现半青半黄的模样，也有几棵早熟一些的，叶子几乎全黄了，提前宣告了肃冬的模样。于我而言，橙黄的银杏叶是最能代表秋天的，好像它在风中飘，就能抖落一地的秋天。有的银杏叶里泛着稀疏的黑点，好像青春期的痘痘，又好像岁月的雀斑，带给人的感觉却不是反感，而是清新自然。有果实的树，能让人一眼看到它们的果实，而自动化地过滤掉它们的叶子。是因为人们喜爱果实胜过过程吗？树的主人们别担心，我不偷盗果实，我只是喜欢用照片分享果实。枣树上结出了小小的果子，青色的果子，青涩的果子。柚子树结出了柚子，青色的柚子，大大小小的，悠悠地挂在那里，像极了一个个从小朋友手里逃跑的气球。柿子树结出了柿子，不是橙橙的柿子，还是绿绿的柿子，像李子一样，像青苹果一样。有的是南瓜状的，有的是扁球状的。板栗树，结出了丰硕的果球，是最叛逆最张扬的时刻，竖起它全身的刺，让人只能远远地看，近近地看，不敢妄玩。

远处，上空，传来一阵一阵的蝉鸣，我会无意识地转过头去看。有蝉鸣的大树下，再也看不到成群结队去粘知了的小孩子了，它们的叫声也显得单薄而乏味。小溪里除了互相扑腾追逐的大白鹅外，再也看不到结伴偷溜去玩水的无畏少年。像我这样，专门来看看树的人，也是少之又少。

长大后的夏天，安静了不少，安全了不少。

家门口的枇杷树总是很受欢迎，在以前的时候，总是还没到时间，就陆陆续续地被过路人要些讨些，摘去吃了。几时的我还会讨厌那些不打招呼就摘走的偷盗行为，心里恨得痒痒痒。那几棵枣树呢，也会有人争先恐后地拿了凳子或是梯子站上去摘下一袋，满足口腹之欲。爱吃枣子的表妹也总是在电话里就提前交代，奶奶就会喊叔叔摘下满满的一袋提前备好，等着外孙女前来，第一时间就心满意足地吃上。

而如今，很多树的果实高高低低地散挂在枝头，也很少等到采收它们的主人，有的便随着季节，烂在枝头，落在地面，腐烂在地里。

那些树又继而一年接一年的结着果实，交替着四季。

很多，却抱不动我。我依然坐靠窗位置，上课时经常会望着芙蓉树发呆，想着那个熟悉的瘦小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，眼睛和心里都酸酸的。

时光像弟弟自制弹弓上的果子，嗖一下飞出去老远。在之后的那么多年里，我见过无数的微笑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温暖的，动人的，可爱的，明媚的，腼腆的，爽朗的……可没有哪一个能像陈老师在芙蓉花下的微笑那样充满神奇的力量，每当我受挫受委屈或因自己做得不够好而自责时，那个微笑总能适时地浮现，它以最柔软的方式教会了我坦然面对既定的事实，并坚强越过去。

光阴如沙，从无数缝隙间漏下，被各种风吹雨打，日复一日的庸常和忙碌让人变得麻木而怠惰，直到那天，大姨提及，某次在轮船码头偶遇了陈老师，陈老师拉着她问起了我……我蓦然惊觉，自陈老师和我相分离离开小镇，竟已失联了那么久。

多方打听，几经辗转，终于有了陈老师的联系方式。打通电话时，陈老师惊讶又开心，她问了好几遍：“虞燕，真的是你啊？你真好，那么多年了还记得我！”我当然记得，记得她的瘦小，她的短头发，她发火时的脸红，她经常穿的蓝白细条纹衬衫，她抱我时淡淡的肥皂香……陈老师笑得咯咯咯，夸我记忆力真是好，她说她已经退休啦，人已经胖得不像话了，以前的衣服一件都穿不下喽。

我和陈老师就像两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，聊了太多太多，从前的，现在的，家里的，家外的，烦恼的，开心的……

但我一直没有告诉她，许许多多年前，她在芙蓉花下的微笑有多美。

芙蓉花下的微笑

□虞燕

的弟弟特意停下来，走过去把那颗抗议的石子踢飞，大概是警告它：不服也得服。再经过一个陡坡，一小段铺了石板的路，就到了校门口。操场刚拔过杂草，轮椅在翻起的泥土上留下了辙印。

教室前的芙蓉花开得挤挤挨挨，有几朵拼命伸长花枝，从密集的掌状大叶子中杀出了血路。斜长出来的花朵一下子有了广阔的空间，得意地在风中晃起了脑袋。等我到达芙蓉树下时，穿蓝白细条纹衬衫的陈老师已站在了那几朵花下，她边说“如果学校有食堂就好了，你中午就不用回家了”，边拉着轮椅的方向盘帮我停靠妥当。我习惯性往背后一摸，心里倏地一惊，书包呢？扭过身子把轮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了个遍，不见书包的踪影。我脑袋嗡了一下，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脸上涌：“书包呢书包呢？”弟弟挠着脑袋很肯定地说：“姐姐，你书包真没带。”我哇地哭了出来，上学忘带书包，这是多么不可原谅的事情！

陈老师一把抱起了我：“你这个傻哟喏，书包也不要了。”她故意作出嗔怪的表情，又忍不住眼角向下弯，嘴角微微往上翘。在我眼里，这个微笑比她头顶上那几朵芙蓉花还要美上好多倍。我龇动着鼻子哭得更厉害了，愧疚中带了一点撒娇。陈老师抱着我就就吃力，又要安慰我，她白净的脸上像被芙蓉花染了色，鼻尖冒出了细汗。

陈老师把我抱进教室后，嘱咐同桌拿出课本和我拼着看，又弯下腰轻声说：“你弟弟很快就会把书包拿来，你放心。”随后，转身走上了讲台。陈老师开始讲课时，我还呆呼呼地回味着她衬衫上淡淡的肥皂香，真好闻。

陈老师只当了我们一年的班主任就调走了，五年级新来的班主任很年轻，比陈老师高大丰满

运输连往事

□阿蒲

我向领导申请将宿舍搬至运输连，把家安在了三楼最东侧的房间。清理尘土、从集市买了地毯将地面铺平整、墙上挂几幅明星大幅彩照及友人挂件、书桌上下铺上绿色布料、将摘来的杜鹃插在矿泉水瓶……放学了，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，迎着斜阳走回家，想着晚上又可以去同事家串门，运气好还可以吃上几样美味，白天的劳累与愁绪就消解了大半。当然，总不能每天蹭人家的饭菜，我备备了煤气筒、煤气灶，碗盆等厨房用品。等一切收拾妥当，烧一桌菜恭请各位大神参观指导。

相较于学校宿舍，运输连条件差到了极点。公厕位于山体一侧，距离楼房数十米，男女的界限似乎并不太明确。刮风天，水从山体倾斜而下，注满了粪池，流了一地，恶臭难闻。上个世纪初期，自来水还未普及，用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。虞海军、王灵跃、朱成成等热心老师买了几百米的管线，开山辟路，获取山泉。不仅自用，也作分享。通常是一个管子放下，又分开了几条管线……我经常不知羞耻地到虞老师家提水，轻易地夺了他人劳动的成果。

晚上，岛上并无过多的娱乐节目，看电视成为最好的消遣手段。可光有电视机，没有信号咋办？为了省下安装费，就和已入户的合计，买个分频器，一拖二，二拖四，尽管信号有所减弱，但丝毫不影响看电视的乐趣。真可谓“小投入大回报”。广播站工作人员会拿着剪刀将这些闭路线一根根剪去，但好景似乎不长，像我等贪婪之徒总会故伎重施……运输连地处野外，周边又没有围墙栅栏，以致野猫横行。人家窗台过道晾晒的鱼鲞，莫名地遭殃。风鲞被咬去了尾巴。遇到猖狂的，从窗台破洞窜入，把人家餐桌扒了个遍，满地狼藉。而最闹心的是，一到夜深人静，运输连群猫同台上演“叫春曲”。忍无可忍的人抡起酒瓶从三楼往操场上抛……野猫成了运输连的人民公敌。于是，有人做了捕猫神器，制作了竹弓，引猫入瓮，捉拿归案。

几年后，我还是搬离运输连重回学校宿舍。

我所认识的“珠峰队长”

□李海州

高海拔进发的过程中，苏拉王平渐渐有了“雪山电影梦”，梦想拍一部中国山友的珠峰电影。

第二次，我长时间和苏拉王平在一起，是2018年，我登6168米的“雀儿山”。那次也是他川藏队服务的，是川藏队雀儿山攀登第九组。登“雀儿山”大本营设在玉隆拉措风景区，那次登山安全课还是苏拉王平亲自给我们上课，课上我发现他作为一名藏族人，汉语表达能力还是不是很强，但他极致专注、耐心，就像关心最亲的人，语言中能感觉到他对我们的责任。巧合的是，他的爱人麦多，跟我们一组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接近十来天，互相了解得更加深刻了，苏拉王平为了激励自己和团队完成世界最高峰攀登的梦想，他把车牌尾号尾数都变成了“8848”，他的手机号码尾号也是“8848”。

2019年6月，苏拉王平终于实现他的梦想了，带领一群普通山友登顶珠穆朗玛峰，做了一次“珠峰队长”，圆梦“8848”！这一年，300多名登山者在珠峰海拔8000米处“拥堵”超过3小时，十多名登山者永远沉睡在了珠峰上，而苏拉王平幸逃脱过珠峰大堵车，不仅全员安全返回，还带回了珠峰多角度、全方位、长达21小时的有效视频素材，“带回来”一部电影，在业内人士看来，堪称奇迹！

那一年，教室前面的芙蓉花开得特别好，碗口大的粉色花朵一鼓作气从宽大的叶子间冒出头，东一朵，西一朵，高一朵，低一朵，肆无忌惮地绽放。陈老师出现在芙蓉树下，她微弓着腰，一手握住三轮自行车轮椅的方向盘，一手按在扶手上，手忙脚乱地挪动。阳光从枝叶间漏进来，细细碎碎地跳落在她身上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。停妥后，陈老师后退几步，又看了看，确定轮椅已最大限度地被阴影遮住，才转过身往教室走来。

我急忙把紧贴着教室玻璃窗的小脸转回来，佯装读课文。待陈老师瘦小的身影一换近门口，教室里便肃静一片了。

陈老师是我们新来的班主任。身形娇小的她有一种莫名的强大气势，没几个回合，班里的“刺头生”已被彻底收服。陈老师发火时，白皙的圆脸如滴进了红色水墨，且以最快的速度洒开，顷刻，整张脸就红得均匀，红得令人生畏。她把教棒挥得“呼呼”响，最后“砰”一声落在讲台上，眼睛瞪照灯似的来回扫射，并配以威严的警告词。台下的我们绷紧神经，静气屏息，我甚至得用强大的意志力把咳嗽硬生生压了下去。

同学们都怕她，说她凶巴巴，不和蔼不温柔，但我们的眼睛录下了陈老师另外的样子。他们不知道，有好几次，我从窗子瞧见，芙蓉花下，陈老师耐心地调整我轮椅的位置，让它免受太阳直射，又严肃劝离那些个热衷于把轮椅当玩具的学生。

记忆里的那个午后，阳光如无数根金线热烈热闹地垂下来，亮闪闪的，让人不由得眯起眼睛。风暖烘烘的，吹得机耕路两旁的水稻弯着头打起了瞌睡。我的轮椅碾过一粒粒的小石子，有的石子儿一下子蹦出老远，仿佛在表示抗议。推着我

的弟弟特意停下来，走过去把那颗抗议的石子踢飞，大概是警告它：不服也得服。再经过一个陡坡，一小段铺了石板的路，就到了校门口。操场刚拔过杂草，轮椅在翻起的泥土上留下了辙印。

教室前的芙蓉花开得挤挤挨挨，有几朵拼命伸长花枝，从密集的掌状大叶子中杀出了血路。斜长出来的花朵一下子有了广阔的空间，得意地在风中晃起了脑袋。等我到达芙蓉树下时，穿蓝白细条纹衬衫的陈老师已站在了那几朵花下，她边说“如果学校有食堂就好了，你中午就不用回家了”，边拉着轮椅的方向盘帮我停靠妥当。我习惯性往背后一摸，心里倏地一惊，书包呢？扭过身子把轮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了个遍，不见书包的踪影。我脑袋嗡了一下，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脸上涌：“书包呢书包呢？”弟弟挠着脑袋很肯定地说：“姐姐，你书包真没带。”我哇地哭了出来，上学忘带书包，这是多么不可原谅的事情！

陈老师一把抱起了我：“你这个傻哟喏，书包也不要了。”她故意作出嗔怪的表情，又忍不住眼角向下弯，嘴角微微往上翘。在我眼里，这个微笑比她头顶上那几朵芙蓉花还要美上好多倍。我龇动着鼻子哭得更厉害了，愧疚中带了一点撒娇。陈老师抱着我就就吃力，又要安慰我，她白净的脸上像被芙蓉花染了色，鼻尖冒出了细汗。

陈老师把我抱进教室后，嘱咐同桌拿出课本和我拼着看，又弯下腰轻声说：“你弟弟很快就会把书包拿来，你放心。”随后，转身走上了讲台。陈老师开始讲课时，我还呆呼呼地回味着她衬衫上淡淡的肥皂香，真好闻。

陈老师只当了我们一年的班主任就调走了，五年级新来的班主任很年轻，比陈老师高大丰满

1998年8月25日，怀揣着报到通知单，提着行李扛着棉被，我从沈家门客运码头启程，赶往桃花岛。船一靠码头，便讨了辆三轮车向学校奔去。穿过街道，拐过几处农舍，司机指着几排楼房道：“运输连到了，东西拿好。”经打听才得知，所谓的运输连，原来是部队废弃的宿舍，后来成了中小学教师宿舍。我把行李放在水泥操场边，绕着驻地走了一圈。三层楼排式建筑，各家门口放着水缸、水桶、鞋柜和网具，操场边角狭长的小花台里种满了香菜，后墙爬满了藤蔓，天地间冒出绿油油的一排蔬菜。整个运输连，笼在一片绿意间。风一吹，樟树叶沙沙作响。

等完成报到等一系列手续，参加教师会议之后，天已入暮。直到晚餐时间，寝室仍未排定。时任团委书记的李海雷老师将他的钥匙给我：“晚上，你就住到我在运输连的寝室。”当晚，风雨大作，万千思绪涌上心头。面对即将开启的海岛教书生涯，我是否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？如何能更好更快地适合海岛生活，尽快融入集体，让青春不留太多的遗憾……我失眠了！

第二日，学校安排我入住了学校宿舍。但之后的岁月里我身在学校，可心还在运输连。只要空下来，我会到运输连逛一逛，玩一玩。运输连独处一隅，居住人员复杂，既有如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这样的“正规军”，又有如农民、渔民、租客等为主的“杂牌队伍”。教师群体里，来自湖南、江西、河南等地的外地教师差不多占了半壁江山，成家立业、单身男女各占一半。人群的复杂与不确定性使我对运输连充满了新鲜与好奇，一次次探访，从陌生到熟悉。真难忘，跟着石淼老师，在小阁楼间烧制辣椒炒泥鳅；真难忘，到雷建军老师家蹭饭，与其老父碰杯畅饮；真难忘，一群人窝在鲁先达、李娜老师的婚房，看恐怖片——《蟒蛇之灾》……运输连满足了我的好奇，排遣了我的孤独，让岛上的日子多了生动和色彩。

为了能够长时间地享用运输连的美妙时光，

的弟弟特意停下来，走过去把那颗抗议的石子踢飞，大概是警告它：不服也得服。再经过一个陡坡，一小段铺了石板的路，就到了校门口。操场刚拔过杂草，轮椅在翻起的泥土上留下了辙印。

教室前的芙蓉花开得挤挤挨挨，有几朵拼命伸长花枝，从密集的掌状大叶子中杀出了血路。斜长出来的花朵一下子有了广阔的空间，得意地在风中晃起了脑袋。等我到达芙蓉树下时，穿蓝白细条纹衬衫的陈老师已站在了那几朵花下，她边说“如果学校有食堂就好了，你中午就不用回家了”，边拉着轮椅的方向盘帮我停靠妥当。我习惯性往背后一摸，心里倏地一惊，书包呢？扭过身子把轮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了个遍，不见书包的踪影。我脑袋嗡了一下，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脸上涌：“书包呢书包呢？”弟弟挠着脑袋很肯定地说：“姐姐，你书包真没带。”我哇地哭了出来，上学忘带书包，这是多么不可原谅的事情！

陈老师一把抱起了我：“你这个傻哟喏，书包也不要了。”她故意作出嗔怪的表情，又忍不住眼角向下弯，嘴角微微往上翘。在我眼里，这个微笑比她头顶上那几朵芙蓉花还要美上好多倍。我龇动着鼻子哭得更厉害了，愧疚中带了一点撒娇。陈老师抱着我就就吃力，又要安慰我，她白净的脸上像被芙蓉花染了色，鼻尖冒出了细汗。

陈老师把我抱进教室后，嘱咐同桌拿出课本和我拼着看，又弯下腰轻声说：“你弟弟很快就会把书包拿来，你放心。”随后，转身走上了讲台。陈老师开始讲课时，我还呆呼呼地回味着她衬衫上淡淡的肥皂香，真好闻。

陈老师只当了我们一年的班主任就调走了，五年级新来的班主任很年轻，比陈老师高大丰满